

陈娇华 著

# 祛魅时代的历史绘影

——转型时期的历史小说艺术流变研究

河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杨 光  
封面设计 袁 玮  
版式设计 胡颖君

ISBN 978-7-215-06356-3



9 787215 063563 >

定价：28.00 元

# 祛魅时代的历史绘影

——  
转型时期的历史小说艺术流变研究

陈娇华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祛魅时代的历史绘影:转型时期历史小说艺术流变  
研究/陈娇华著.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7. 10

ISBN 978 - 7 - 215 - 06356 - 3

I. 祛… II. 陈… III. 历史小说 - 文学研究 - 中国 -  
当代 IV. I207.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54290 号

---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数 300 千字

2007 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定价:28.00 元

## 序

三年前在南京大学我参加过陈娇华同志的博士论文答辩,说实话,她的论文不是那批毕业生中最优秀的,但她朴实认真的文风还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年过去了,她的老师许志英同志来电话,希望我为陈娇华的一部书稿作序,我知道这书稿就是在那篇博士论文基础上改写的,老许是我的老朋友,我又参加了他学生的博士论文答辩,因此,尽管我对历史小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

阅读这部书稿,使人并不感到学术论著难免的枯燥,开阔的学术视野,清晰顺畅的文笔,使人很快就进入了一种愉快的知识接受过程。我惊异于作者进步之快,可以想见,三年来作者在教学之余,抱定目标,专心致志、刻苦钻研的工作情状。

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如何书写,历来众说纷纭,20世纪60年代关于历史剧的争论,我们至今记忆犹新。历史剧究竟首先是历史,还是戏剧,如何理解“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如何掌握“艺术虚构”的“度”,学术界的争论十分热闹,《文学评论》发表了茅盾的长篇论文《关于历史和历史剧》,他从广阔的历史视野来参与讨论,但理论界和创作实践中的难题并未就此得到解决。历史小说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历史小说究竟首先是历史,还是首先是小说,按说这不应该成为问题,既然是历史小说,自然首先是小说,就像现代小说、当代小说以及科幻小说、女性小说等五花

八门的小说品种,它们首先是属于小说这一文体门类,其次才有其他时代和专门的属性,但是这么简单地论述并不能解决理论上和创作实践上的问题,它的复杂性、重要性一次又一次点燃人们探索的热情,召唤着青年学子们去攀登这一学术高地。

这是一部认真探索学术难题的专著,它把自己的论述范围框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尤其是 90 年代至新世纪初所涌现的古代、近代历史题材小说,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世纪末转型时期的历史小说。时段不算太长,范围也不算太大,比较适于集中笔墨把问题研透钻深。作者对历史小说的相关叙事理论有着相当充分的准备,对近年来的各种历史小说的阅读也十分认真,因而书稿的章节设计颇有新意,具体论述既舒展又有深度,它既吸收了近年来历史小说研究的新的思想理论成果,又能慧眼独具,说出自己的一家之言,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作者认为历史小说创作其实包含三种境界:一种是事实层面的对历史的真实再现;二是价值层面的对社会道德和人文精神的关注和思考;三是存在层面的对人类可能性的想象与探索,历史个体的生命、存在是其关注的重要话题,这是历史小说创作的最高境界。作者认为历史小说开始挣脱事实层面的再现局限,把创作触角深入到对人性、存在、生命等更深层面的思考与探索,历史小说才有艺术的灵动和思想的深度。书稿正是以上述三种境界作为依据,来考察、研究近年来历史小说艺术审美流变,理论上的明晰和思想上的创新勇气,使得这部书稿陈意颇高,创新的期待也颇大,因而下的工夫也就更深。

历史小说与当代小说的区别就在于它取材于历史。当代作者熟悉当代人的生活,反映当代生活依据的是作者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历史生活是过去时态,小说反映历史人生,摹写历史人物的喜怒哀乐,我们阅读历史小说,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就是想看到过去的,但和我们一样的人的爱和恨,他们的痛苦和欢乐,他们的梦想与无奈,在这些逝者的生命的旅程中,寻找自己的

踪影,从而更深刻地感悟历史、人生和人性”<sup>①</sup>。问题是当代作者无法亲身去体验真实的历史生活,时光不会倒流,回到历史现场是不可能的。我们作家只能根据有限的历史资料去铺陈故事,塑造人物,其间就有许多隔膜。现代我们能够看到的史料大都是历来皇朝史官保存下来的文字记录,按照我们现在时髦的说法,这些都是体现皇朝统治者意志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历史小说、历史剧完全符合这些史官的记录文字,就叫做符合“历史真实”?这实在有些叫人怀疑;因为谁也不能证明这些史官记录的文字是完全客观公正的。何况任何事物、任何人物都有多个侧面,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即使是一个秉笔直书的史官,也不能保证他的观察是全面的,这是历史记录难以避免的局限性。当然历史上也留传下来很多超越庙堂意识的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著作,他们的识见和史官记录往往有较大的区别,根据这些另类文字来创作历史小说,也不能说是不符合“历史真实”。近年来又有学者发掘“民间叙事”的重大意义,在封建史官或正统史学家看来,民间叙事难登“大雅之堂”,它所提供的史实似乎“不足为据”。但当我们破除了皇朝史官正统论的迷信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民间叙事的巨大的生命力,它的生动活泼、它的原生态生活情状给文艺创作注入了活力。当然,“民间叙事”也有它的局限。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叙事角度也不同,因而它也不可能全面地揭示历史生活的真相,它的价值观念也不可能完全客观公正。三种史料来源可以说各有短长,今天的文学创作者不能固守一端,必须有一种超越意识,一种宽广包容的历史胸怀,通过对上述三种史料的综合考察,从而创造出既有史实根据又有丰沛的生活诗意的艺术作品来。

<sup>①</sup> 池桢:《历史学的文学之翼:“现代叙事”》,载《史学月刊》,2006年第11期。

书稿强调了文学创作者“史识”的重要性。当代作家面临的历史生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因为成了历史，就往往有所谓“定评”。历史教科书、伟人讲话对这些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都有权威性的“结论”，我们过去的教育是让人对这些“结论”深信不疑，学生考试只要会背“结论”就能得满分，小说作家则是把这些“结论”作为自己评价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出发点和归结点，用历史故事来演义这些权威的“结论”，称颂权威“结论”的正确和伟大，这样的文学创作能说有独立的“史识”吗？能够创造出上乘的作品来吗？写到这里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学术界过去把他视为自由派作家，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他给远在香港的侄儿写信，说是自写作以来，皆是由“思”字出发，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人生，而即将到来的新时代，却要求每一个人由“信”字起步，任何事物都由人规定了它的性质，都有了结论，你不必劳神费力地去思索，你只要深信不疑地照着“结论”去做就成。由此他认为由于自己万事由“思”出发的积习难改，即使新政权不会不令他改行，他自己也会放下手中的笔，他认为这是他们那一辈人的难以摆脱的宿命。今天看来，沈从文的想法也许有些太绝对，但是这“思”和“信”的矛盾确实是新旧社会交替之际知识分子的思想症结，也是我们今天观察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两种不同的态度。

新时期以来，思想解放之风劲吹，现代迷信被破除，我们又一次发现人人都有自己的头脑，都应该用自己的头脑学习和思索，前人对历史的叙述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见解，只能是我们重新观察历史生活的参考，只能是作为百家争鸣中的一家之言，新时代的作家，应该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放出自己的眼光”，对历史生活、历史事件进行重新考察，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历史生活中寻找新的诗情，开发出新的思想成果。即使是一些作者亲历的现代史、当代史，也要用作者自己的眼去看，自己的耳去听，自己的鼻子去嗅，自己的头脑去思索，自己的心灵去感受，不可能完全

用一些决议、伟人讲话以及现、当代历史教科书的结论来代替自己的思考,思想力的不足,实际上也制约了当代文学包括当代历史小说创作的深度。当代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诸如经济史、军事史、政治史、中国农民起义史、近代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诸如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太平天国、义和团的历史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等,都有了突破教科书的新鲜评说,当代作家应该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吸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站在时代思想的前列,指点江山,评说历史,书写人物,创造出思想力和艺术感染力都强大的历史小说来。这一层意思在书稿中似乎还没有充分展开,特为之作些补充。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王保生

2007年6月28日

## 目 录

序	1
绪 论	1
第一节 历史小说·历史·艺术审美	1
第二节 历史小说艺术流变的历时性梳理	10
第三节 多元和新变的艺术景观的呈现	19
第一章 历史真实的遵守与艺术重构的自由	29
第一节 关于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问题的争论	29
第二节 历史真实与艺术虚构关系的当下考察	37
第三节 艺术虚构的限度	50
第四节 在艺术审美天地里自由翱翔的历史书写	56
第二章 书写范式的多样化探索	71
第一节 多样化历史书写范式探索的总体语境	71
第二节 史传式文化历史书写	77
第三节 抒情式女性历史书写	92
第四节 章回式通俗历史书写	105
第三章 欲望化历史叙事的登场	127
第一节 欲望化历史叙事的艰难浮现	128
第二节 欲望化历史叙事的多元呈现	136
第三节 重回“文学是人学”的经典命题	174
第四节 欲望化历史叙事的成因	179

<b>第四章 穿行于历史原型与艺术虚构中的形象塑造</b> ·····	184
第一节 历史人物形象塑造的演变轨迹·····	185
第二节 文化型历史人物形象塑造·····	203
第三节 情欲化历史人物形象塑造·····	213
第四节 在历史原型与艺术虚构中舞蹈·····	223
<b>第五章 历史真实神话的窥破与叙述多样化的探索</b> ·····	239
第一节 再现真实的神话与历史叙述的诡计·····	239
第二节 多样化叙述形式的探索与实践·····	248
第三节 多样化叙述形式与价值观念多元化·····	258
第四节 心灵化历史叙述的出现:《白门柳》个案分析 ·····	272
<b>第六章 多元文化交互影响中的历史小说</b> ·····	280
第一节 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281
第二节 新历史主义与历史小说创作·····	310
第三节 历史小说中的时尚文化元素·····	332
<b>结 语: 在历史理性与人性/审美中建构历史叙事</b> ·····	350
<b>主要参考书目</b> ·····	356
<b>后记</b> ·····	362

## 绪 论

### 第一节 历史小说·历史·艺术审美

#### 一、“历史小说”概念的界定及研究现状

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由来已久,但对“历史小说”概念的界定则历来众说纷纭。在古代虽然出现了《三国演义》这样的历史小说杰作,但并没有“历史小说”这一概念,而是大多统称为“讲史”或者“通俗演义”,如《东周列国志》、《三国志通俗演义》、《东西汉通俗演义》等,盖以“文不甚深,言不甚俗”的小说形式来铺陈、敷衍史事,阐发义理。“历史小说”概念的首次出现是在近代,即1902年《新民丛报》十四号的《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一文为《新小说》报刊征稿时,把“历史小说”位列第三,并明确界定为“历史小说者,专以历史上事实为材料,而用演义体叙述之。盖读正史则易生厌,读演义则易生感。徵诸陈寿之《三国志》与坊间通行之《三国演义》,其比较齟然矣”<sup>①</sup>。这是最早出现的较为完整的“历

<sup>①</sup> 陈平原、夏晓虹编:《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第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史小说”界定。现代小说作家郁达夫对“历史小说”也做了一番界定,认为历史小说指“由我们一般所承认的历史中取出题材来,以历史上著名的事件和人物为骨子,而配以历史的背景的一类小说”<sup>①</sup>。这是在当时和后来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历史小说”界定,比较贴近鲁迅所说的“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教授小说”。也即后来所谓的“传统历史小说”概念。当然,也有人把“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sup>②</sup>的“故事新编”式作品划归历史小说。尤其是近年来“历史小说”概念明显有泛化迹象,出现了所谓“新历史小说”、“革命历史小说”、“传统历史小说”等五花八门的“历史小说”概念。

不仅国内学术界对“历史小说”概念的界定比较混乱,缺乏统一性;事实上,这种情况同样存在于国外学界。据论者研究:国外“历史小说”概念存在着广义、狭义之分。最广义的“历史小说即其中情节发生在前一个时期的小说”而“前一个时期”限定为一代人以前。比较狭义的说法即“历史小说中必须出现‘真实的历史人物’”“从历史的角度看到的生活,就是小说;小说中的人物与历史人物生活在同一世界里,就是历史小说”<sup>③</sup>。日本学者菊池宽在《历史小说论》中也指出:所谓历史小说,并不泛指在“时制”上采用“过去式”的情节事件或者在“题材”上取自“过去人生”的那些作品,而是指“将历史上有名的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的那种小

① 郁达夫:《历史小说论》,《郁达夫文集》第5卷,第238页,花城出版社,1982年版。

② 鲁迅:《故事新编·序言》,《鲁迅全集》第2卷,第4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③ 黄祿善、刘培骥主编:《英美通俗小说概述》,第72页,上海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说”，或者“仅指从成了历史的他人的生活记录中取得题材小说而言”<sup>①</sup>。等等。在此，为了研究的方便，笔者把“历史小说”限定为：在真实的历史事件或者历史人物基础上加工创造的、与历史基本具有同构关系的小说，它隶属于传统历史小说范畴。（论著后面提及和论述的历史小说，不再重复点明“传统历史小说”概念，但意思相通。）同时，在时间与题材范围方面也有限定，主要指1980年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至新世纪初所涌现的古代、近代历史题材小说，不包括现代革命历史小说及“新历史小说”。

这类历史小说的创作源头可以追溯至明代的《三国演义》，此后不同历史时期都出现了许多此类历史小说，如近代通俗历史演义小说，现当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几次历史小说创作热潮（如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初及新时期初等），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以来历史小说创作更是繁荣活跃，优秀作品层出不穷。涌现了凌力的“百年辉煌”系列，唐浩明的晚清“名臣儒士”系列，杨书案的“溯源中华文化”系列，刘斯奋的《白门柳》，颜廷瑞的《汴京风骚》，熊召政的《张居正》，“花非花”系列女性历史小说等。面对如此丰富多彩的历史小说创作，对之的评论与研究却不免显得滞后。事实上，早在80年代与90年代中期就有研究者指出过这种状况，如吴秀明在1983年出版的《历史小说评论选·前言》中就谈到新中国成立后至80年代中期的历史小说评论与研究文章、专著，其数量与当时整个评论界的其他艺术品种相比显得“孱弱微小”，而且“五四”以来的整个历史小说评论工作都处于“后进的状况”<sup>②</sup>。而在1995年6月北京举行的“当代历史小说创

① 吴秀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第3页，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吴秀明选编：《历史小说评论选》，第1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作研讨会”上,也有研究者指出历史小说的研究与评论总“不如其他中、短篇作品的评论那样及时”,并说明其原因是由于评论家不仅需要读作品,还要了解那段历史。往往“写一万字的评论文章,需要看三十万字的历史小说,查阅三百万字的历史资料,比写一般评论文章付出更多的心血”<sup>①</sup>。因此,相对于近年来比较繁荣活跃的历史小说创作景象,对之的评论与研究,显然没有现实生活题材作品那样及时、火爆和深入;相反显得较为冷静、零散和不成体系。

首先,就目前对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研究的状况来看,大多以散见于报纸、期刊的单篇论文形式出现:或者是赏析性地评介历史小说个案;或者是从价值取向、当代意识、现代性求索、艺术流变等方面对近年来历史小说做粗略的印象式研究。在这方面研究得相当深入的当推吴秀明教授,他的许多论文,如《文化转型语境中的历史叙事与本体演变》、《权力叙事的现状与隐忧》、《当代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事》等相当有深度地对近年来历史小说进行了宏观研究,指出其在价值取向、思维观念及艺术审美等方面所发生的深刻变化<sup>②</sup>;并论述了近年来历史小说中出现的“权力叙事”、“明清叙事”现象,认为这些历史叙事比较尊重历史,注重发掘民族传统文化资源,涉及到了中西文化冲突方面<sup>③</sup>等等。由于这些研究是以单篇论文形式出现,因此显得比较零散、不成体系,不能给人一种关于近期历史小说创作成就与缺陷的整体性研究展现。他的几部历史小说研究专著,如《文学中的历史世界》、《在历史与小说之间》、《历史的诗学》、《真实的构造》等,也主要研究历史文学创作

① 董之林整理:《叩问历史 面向未来》,《文学评论》,1995年第5期。

② 吴秀明:《世纪交替的历史关注与现代性求索》,《福建论坛》,2002年第4期。

③ 吴秀明:《当代历史小说中的明清叙事》,《文学评论》,2002年第4期。

中的重大问题,如“真实与虚构”、“历史与现实”、“现代化与当代性”等及其创作审美转化中的艺术规律问题,对于当下历史小说创作的具体研究则相对较少。因此,与其说它们是研究具体创作思潮、现象的专著;不如说是探讨历史文学创作中带规律性的文艺问题的著作更为切近。

其次,是以章节形式杂呈在对当下文学现象或思潮研究的论著中。如吴秀明《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以整章形式对当代、包括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精神价值及发展走向做了简要描述。丁帆、许志英主编的《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下)、胡良桂的《史诗类型与当代形态》、王铁仙的《新时期文学二十年》、张志忠的《90年代的文学地图》、朱水涌的《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等也都以章(节)形式,或者论述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中历史观念及创作思维的变化;或者对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整体面貌做概要描述;或者从历史叙事角度将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与新历史小说做比较研究;或者就重要历史小说作品作思想和艺术的笼统分析,等等。此外,在一些论及新历史小说创作及其理论的专著中也约略涉及到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价值取向、历史叙述及当代意识等问题,如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黄发有《准个体时代的写作》、张清华《中国当代先锋文学思潮论》及路文彬《历史想像的现实诉求》等等。由于这些研究不是专门针对近年来传统历史小说创作,因而不免显得或者过于零散、缺乏研究的体系性,或者过于凌空蹈虚、缺乏针对性的具体创作分析,总之,没有很好地把宏观理论描述与微观创作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系统整体研究。比较系统而具体地研究近年来历史小说创作的是黄树森主编的《文人心灵的历史回声——〈白门柳〉论》,书中综合运用现代的叙述学、复调理论及传统的人物和情节结构分析,深入地解析《白门柳》的艺术表现和精神内蕴。但是,它也仅局限于历史小说的创作个案分析。

综上所述,可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像现实生活题材小说研究那样,较为深入和系统地对近年来历史小说做高屋建瓴式的整体性研究。而对于在当下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位置和取得重大成就的历史小说创作来说,系统化和理论性的整体研究显得非常必要,这不论是对于历史小说这一独特文体的创作发展,还是对于完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结构来说都显得非常重要。

## 二、“历史”与历史小说创作

历史小说创作与纯虚构类小说创作相比,最根本的区别就在于其对历史的依傍。“历史”也是其区别于其他类型小说的最根本特性。但是,什么是“历史”?“历史”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研究者历来众说纷纭,各持己见。一般地说,历史指已经成为过去的人类全部思想与行为。显然,这些既然都已成为过去,今人无法直接获悉,只有通过关于过去历史记载的文献资料才能接触和了解。这事实上牵涉到对“历史”概念的不同界定。按照历史学者解释:“历史是什么?”“至少”包含三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从本体的角度得出的“历史是人类产生以来的一切行动和思想”或者“历史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客观过程”。一种是从认识的角度得出的:历史是人类过去经验的回忆、叙述,或者“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回答交谈”。一种是从历史知识的性质问题得出的,历史的本质是上帝意志的体现,或者是“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或者历史的本质是哲学的,等等<sup>①</sup>。简言之,“历史”概念包含至少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本体层面的事实历史,这是一种已经永远逝去的本然历史,今人已经无法直接感知;二是认识层面的资料历

<sup>①</sup> 严建强、王渊明:《西方历史哲学》,第156~157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